

烟台故事

老黄县客栈业钩沉

郝祖涛

老黄县作为古登州要地,清代康熙年间即呈现出“士马如云”“商旅如归”的繁荣景象。境内居民“无问贫富什九皆商也”,县城商民则是“居肆而贾”。清末,黄县城商业持续发展,龙口商埠借势崛起,推动了老黄县客栈业的蓬勃发展。鼎盛时期,营业网点遍及城区繁华地带,后随着战乱等外部环境带来的困扰,客栈业由盛而衰以至惨淡经营。

见证闯关东的辉煌
亦经历过战时萧条

登莱官道是胶东半岛古代最重要的交通线,经此进出登州、莱州都要从老黄县境内穿行,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旧制官道每隔一段距离要设驿站,因而在明洪武九年(1376),黄县县丞杨顺祖在境内兴建了龙山驿、黄山驿,以“走递公文,运输官物,迎送过往官员”。驿站由驿丞管理,负责日常维护运营、物资储备、人马调配,安排逗留官员食宿生活。这是目前已知老黄县最早的客栈。

清朝年间,在黄县县署仪门东南处还设有三间“寅宾馆”,初时匾名“两瑞堂”,后改为“清益堂”“集思广益”。这个“寅宾馆”与早年建造在黄山镇的“公馆”均属于上档次的服务场所,用于接待公务官员、社会名流,承办食宿筵宴之类事务。只不过与龙山驿、黄山驿一样,都是官办性质的服务机构,对外是不营业的。

老黄县民营客栈业的兴起,是伴随着当地商业贸易发展,陆海交通畅通发达所带来客流增多应运而生的。按照1985年内部资料《黄县饮食服

务行志》(以下简称《行志》)记录,早在清末年间,黄县城就设有3家客栈,分别为隆兴旅店、丰泰旅店和郭家大车店,均位于人流量较大的西阁外。从1911年到1919年间,黄县城新增客栈4家,总数达到7家。此后直至1949年前,正常经营的客店基本保持在七八家,但绝大多数为续营户。

龙口清末以降就依靠港口、商埠等综合优势,成为山东与东北之间重要的货物、客源中转集散地,客流高峰年份有十数万商客、劳工经此出入,这一巨大商机助推包括客栈在内的各个行业全面发展。尤其是龙口自辟为商埠后,历数载后颇具“商埠模形”,形成了“商货云集”“贸易利市”的繁荣景象,各类商号由1912年之前的“不过百余家”,增加到1917年的234家,其中“洋广杂货商已有七十余家,客棧六十余家,粮行五十余家,行店十家,轮船行三家,钱庄银号四十余家,此外又有龙口银行”(上海《申报》,1917年7月20日)。

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,为发展龙口河北商业区,就近接

待从龙口港北码头乘船进出的商客劳工,成立于1912年的龙口旅栈业同业公会,动员客栈业主迁往河北商业区经营,近10家熟稔营销管理的既有商户,如兴隆客棧、和元棧、万兴棧、天一生客棧等先后迁址创业。没有迁移的客栈,因为客源分流影响,经营收入大幅下降,有的勉强维持,有的难以以为继,逐渐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。至上世纪30年代初期,龙口经营住宿的商户有30家(胶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编,《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总编》,1933年),此时的河北商业区只有12家,而到1937年则扩大至19家。

1939年日寇侵占老黄县后,百姓饱受战乱之苦,商业萧条、客源锐减,老黄县的客栈业整体趋向萎缩,几无新设商户,即便是续营户也是时开时关艰难运营。1938年至1946年期间,黄县城仅有4户家庭式小店开业,容纳客量最多的“王家小客店”也不超过10人;而龙口河北商业区则无一家新店创办,都是清一色的老业户在维持经营。

风格档次泾渭分明
资本实力不容小觑

清末民国老黄县的客栈业,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:

其一是公馆类。这类馆舍以黄城“丁氏花园”为代表。清代光绪十九年(1893)左右,“西悦来”支系十四世宝俭堂主人丁宝珊,历时三年八个多月,用其亡弟寡妻姜氏补偿的十万吊巨资,建成了一所花园,取名“漱芳园”。时年的漱芳园亭台楼阁,曲径通幽,景色迷人,是丁氏家族接待重要贵宾食宿的私家场所,内部陈设华丽讲究。1934年5月17日,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与李烈钧将军到胶东考察游历途经黄县时,就下榻于此。这座花园后来在日军侵占黄县时毁于一旦。

其二是旅馆类。这是老黄县数量最多的一类客栈,主要作为商客、游客、劳工人员住宿的场所,像黄县城的丰泰旅店、孙家客店,龙口的兴隆客棧、华安旅馆等。此类客栈房间一般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,上等房间设备条件较好,安放粽子床或藤子床,夏季有蚊帐,春秋有布帐,冬季配有缎被、毛毯等,房间价格较贵;中等房间设备条件一般,备有普通的被褥等布草用具,设有木头板床,房间较

为整洁。下等房间条件极其一般,多为数人共居一室的通铺。

其三是骡马店。这是为商贩提供歇脚的场所,房间条件简陋不堪,往往几间客舍连在一起,设有能同时供十多人休息的土炕或大通铺,上面铺以谷秸或麦秸,稍好的再敷以秫秸篾蓆或苇蓆。此类商户虽然归类客栈,但民间又称其为大车店,通常院落宽敞较大,有足够大的地方能大量存放商贩销售转运的农副产品和工商物资,以及骡轿、马车等运输工具。由于还建有喂养牲畜的马厩,卫生环境很差,“马勃牛泄,腥臭难近”。黄县城的隆兴旅店、郭家大车店、洪兴店、义兴店等,均属于这类商户。

清末年间,老黄县的客栈规模都不大,接待用房数量亦较少,每家店伙也就两三个人。民国初期,在商品交易活跃,往来人口频繁,住宿客多量增的大背景下,新开设的客栈规模均有大幅提高。以龙口为例,1917年前后在营的客栈,如三胜公司、中合公司、兴隆客棧、万和店、顺兴店、福兴店、德聚棧、裕常棧、太极棧、和元棧、裕顺棧、万兴棧、全顺棧、福聚

棧、义顺棧、泰兴棧、新太棧、天一生客棧等,从业人员多的接近20人,坐落于龙口通顺街的太极棧营业用房超过40间,是时规模较大的客栈商户之一。从1929年到1937年的近十年时间,河北商业区一跃成为龙口客栈业发展最快的板块,商户规模达到了一个新高度。这期间创办的19家客栈,店均雇佣伙计约为14人,其中的万兴棧、福常棧、太安棧等7家商户都有20人;店均营业用房约为42间,其中的天一生客棧、太极棧、顺聚棧等9家商户用房均在50间以上;营业用房最多的两家客栈,既有全顺棧这样的续营户,也有广泰棧这样的新开户,房间数量均达80余间。

根据上世纪30年代的统计记载(胶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编,《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总编》,1933年),按平均购买力测算,龙口客栈商户资本最低的为13.5万元,普通的为40.5万元,而最高的达到94.5万元,是时年烟威地区纳入调查的4个县份(含威海特区)中最高的;全年营业收入675万元,店均年收入22.5万元,与同期开埠商城烟台(芝罘)的店均年收入基本持平。

秉持灵活务实义利观
只求住宿者安心遂意

客栈是为旅客提供住宿的公共场所,由于人员聚集、成份复杂、流动频繁,古今都属政府严加管理的特种行业。

清末民国时期,各地商民乃至公差人员入住老黄县客栈,需要提供公民证、居住证,或是公函、村公所介绍信、商号职员身份证明书之类的证件。由客棧前堂详细登记诸如姓名、年岁、性别、住址、职业等身份信息,此称为“店簿”或“店历”,需由客棧妥善留存备案,定期交给官方查验。营业期间官差按照惯例进行检查,内容不限于店簿记录信息,还包括消防安全、环境卫生等。遇有协查通缉犯之类案件,对住客都是逐人核实身份,审查得很严格。店家如有违反或稍有差池,轻者斥责,重者处罚。在日军盘踞黄县期间,日伪军对客栈商户管理上严酷,经济上盘剥,人格上羞辱,常常以搜查“抗日分子”“共党分子”为借口,不分昼夜进店骚扰、打砸抢掠,深更半夜突击检查,客棧上下无不胆战心惊。对稍为怠慢或看不顺眼的店员住客,不分青红皂白非打即骂,毫无人性可言。国民党部队进攻胶东后,对客栈业的欺榨也近乎疯狂。为寻求平安,减少麻烦,店家被迫花钱“拉关系”“找靠山”,往往也难遂人意。

受战乱困扰、客源萎缩、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,当地客栈经营者苦苦支撑、维持发展。根据《行志》统计,清末民国年间,黄县城累计开办客栈17家,年代详细的13家店平均经营期限约为25年,营业时间最长的隆兴旅店从清末一直经营到1949年,历时长达45年以上;龙口河北商业区客栈平均经营时间接近13年,其中和元公司、太极棧、顺聚棧等6家商户,营业时间均达到18年。这些数据与同期胶东其他县城客栈相比,是属于比较高的。

作为传统的服务行业,老黄县客栈在长期的经营创业中,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。

注重安保卫生管理,为旅客营造舒适住宿环境。像全顺棧、广泰棧等客栈,夜间都安排专门巡更人员,巡逻查访消防安全隐患;蚊蝇杂虫较多的夏季,客房都配备蚊帐或驱蚊香,平日更是定期用杀虫药粉进行消杀;中上等级房间的被褥铺盖等,能及时洗涤更换。

注重品牌,多渠道招揽生意。大小店家门外均悬挂写

有客栈字号的长方体木牌或火油罩灯等各种幌子,以吸引住客;招募社会人员兼职揽客,按照送客人数多寡付给报酬;尤为善待常驻本店的商客,期待其利用在异地的人脉推荐介绍返程住客。

拓宽服务范围,尽力满足旅客需求。像天一生、顺聚棧等客栈均实行全天候营业,方便客人随时入住或结算离开;普遍设有跑码头、跑车站的伙计,专门接送预约客户;代为住店客人办理乘车乘船事项,订购“外叫”饭菜,满足客人出行和日常生活需要;天顺店、义和店、聚春店等商户,则为客人同时提供饮食和住宿服务。

所有等级较高的客栈,大店设专职、小店设兼职前堂管事,每当客人进店,都是趋前笑脸相迎,麻利办理手续,殷勤招呼送到房间,敬奉免费的茶水烟叶,给客人端上洗脚水;住客无论何时入店或离开,店伙都主动帮助搬运行李。住客如对店伙的周到服务感到满意,往往会格外赏给一些小费。

收费结算,实行差异化管理。住客入住“干房”只结算住宿费,长住户还可按月累结;对在隆兴旅店、洪兴店之类大车店歇脚的客人,则不收住宿费。有的是店伙代商贩装卸存放的货物,由店家收取装卸费,并免费给商贩的骡马喂养草料;有的是店家根据商贩所售农副产品之货价,按照比例抽取一部分作为歇脚的费用。

龙口毗邻海港码头,清末民国时期乘船途经的旅客很多,海面风平浪静时滞留的人员很少,若是遇到恶劣天气客船停开,大小客棧都住得满满的。倘若连续几日都是这样的天气,而预定了船期的外地旅客候船期间又蜂拥而至,想寻觅一间栖身之所相当困难。此种情况下,老黄县大小客棧无不释放善意,都尽力将前堂、过道甚至仓储间等处腾空出来,铺点苇蓆抑或谷秸,很低廉地收点小钱,让他们或坐或躺平安过夜,让无亲可投的旅客尽量避免露宿街头。

综观老黄县客栈业的兴衰史,令人百感交集。这些老客栈既见证过客流如潮的高光时刻,也曾饱受战乱、行业竞争等外部环境带来的困扰,但无论何时,业主都始终秉持灵活务实的义利观,悉心为旅客提供服务。业主长期摸索形成的营商之道,无不印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。